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魔洛博士岛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Island of
Dr. Moreau
魔洛博士岛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洛博士岛/(英)威尔斯(Wells,H.G.)著;赵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魔… II.①威…②赵… III.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8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魔洛博士岛

作 者 (英)威尔斯

译 者 赵敏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I·2181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魔洛博士岛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7
第 四 章	12
第 五 章	15
第 六 章	19
第 七 章	23
第 八 章	27
第 九 章	30
第 十 章	37
第十一章	41
第十二章	45
第十三章	53
第十四章	57
第十五章	67
第十六章	71
第十七章	82

第十八章	88
第十九章	92
第二十章	99
第二十一章	104
第二十二章	114

神 食

第一部	118
第一章	118
第二章	128
第三章	156
第四章	189
第五章	216
第二部	227
第一章	227
第二章	246
第三部	261
第一章	261
第二章	283
第三章	301
第四章	313
第五章	331

魔洛博士島

第一章

关于“怨女号”遇难的报道，我不打算多说。众人皆知，它在离开卡亚俄第十天以后撞到了一只弃船上。十八天后，大船与船上的七个船员被皇家炮舰“桃金娘号”搭救上来，因此他们的不幸遇难就和可怕的“蛇发女妖”案件一样，变得无人不晓了。但对于已经公开发表的“怨女号”这件事情的叙述，我准备补充一些更可怕、当然也更奇特的内容。大家都以为，舢板中的四个人都死了，他们搞错了。我这么说当然有我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因为我就是四个人里面的一个。

但是，我首先应该说明，小救生艇中的人并非四个，而是三个。康斯坦斯就是“被船长看到跳上赛艇”（《每日新闻》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的那个人，没有跟上我们，这点对他自己而言很不幸，不过对我们而言却非常幸运。他沿着打结的绳索溜下来，头上就是撞碎的船首斜桁的缆绳。放开手的时候，他被一条很细的绳子缠住了脚跟，他头向下吊了没多久便落了下来，撞在了水中漂浮着的一块木料或者一块圆材上。我们朝他划过去，可是再也没有看到他浮上来。

我说，他没有跟上我们对我们而言是幸运的，并且我认为，对他自己而言，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那时候我们身上就只有一小杯水与几块潮湿的压缩饼干——这次警报来得太出人意料，我们上小艇的时候什么准备也没做。我们心想，汽艇中备用的供给品应该比我们多（尽管似乎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尽可能地向他们呼叫。但是他们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叫声。

第二天上午，雾气慢慢散去——直到中午以后才全部消失——但他们已经不见踪影了。船不住地摇晃，我们不能站起来环顾周围。大海波涛澎湃，我们手忙脚乱了一阵儿才把船头稳住。其余两个与我一同逃难至此的人，一个名叫赫尔马，跟我一样是个旅客。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海员，此人身体强健，说话有些口吃。

我们就这样饥肠辘辘地随波逐流，最后水都喝光了。足足八天，我们一滴水也没有喝，渴得喉咙都要冒烟了。第二天以后，大海恢复如初，逐渐变得像一面镜子一样平静。一般读者难以想像，那八天是什么样的八天呀。多亏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一天以后，我们就都变得沉默了，只是静静地躺在自己的位置上，凝视着地平线，或者睁着日益变大、日益黯淡的眼睛，望着自己的同伴，心情日益沉重，身体也日益虚弱。太阳也变得残酷了。第四天，水喝光了，我们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怪想法，这点能从彼此的目光中看到。我想，大概是在第六天，赫尔马讲出了我们心中早就想说的话。我记得，我们的声音沙哑而又微小，只能彼此凑近，以免多说话。我非常不赞成他的提议，宁愿让船沉掉，死于跟随在我们身后的鲨鱼口中。可是赫尔马说，假如照他的提议去做，我们便会有水喝，海员对他的提议没有异议。

但是，我仍然不愿抓阄。夜里，海员凑在赫尔马的耳边说了一次又一次，我在船头坐着，手中拿了一把折叠小刀——虽然我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还有力气搏斗。早上，我还是接受了赫尔马的提议——三人传一枚半便士的硬币，看谁最不幸。

不幸的命运落在了海员头上，但是，三个人里面他是最有劲儿的，他抵抗起来，并且动手打赫尔马。他们厮打着，几乎都快站起身来了。我顺着甲板向前爬，想要抓住海员的腿，以此来帮助赫尔马，但船身摇摆起来，海员也绊了一跤。二人跌倒在舷缘上，然后一同落入海里。他们如同掉进大海里的石头，再也没有出现。我记得我肆意狂笑，与此同时，又为自己为何发笑感到纳闷。我笑得忘乎所以了。

我不清楚自己在一条横坐板上躺了多长时间，一心想着，如果我还有力

气的话，肯定会拼命喝海水，快点儿去见上帝。虽然躺在那儿，但我仍然能够看到一条帆船从天际渐渐地朝我驶来，可是假如那仅仅是一幅画，我就不会有什么兴趣了。尽管神志模糊，但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一切。我记得，我的头随着海浪的颠簸也一起一伏的，船帆在海平线处上下跳跃。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死了，我认为，他们把我救起来时已经迟了一点儿，这简直太滑稽了。

我把头枕在横坐板上，看着那上下跳动的纵帆船——这是只小船，头尾全配着纵帆装置——从海面上驶来，这一看也不知看了多久，我感到好像过了许久。船要抢风航行，行驶的是之字形路线，和强劲的海风较量着。我根本没有想到向它求救。对于在看见它的侧面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不清楚了。醒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躺在船尾的一个小船舱中。我恍惚地记得，我被抬到舷梯上，一张满脸麻子、红发的大圆脸在舷樯上面看着我。我模糊地记得一张暗紫褐色的脸，眼神很奇怪，离我非常近。我起初还认为那只是一场噩梦，事后我又遇见了它，才相信那是真的。我想，我还记得有人朝我的嘴里灌了什么东西。仅此而已。

第二章

我所到的舱房面积很小，并且特别凌乱。一个年轻人坐在那儿，抓住我的手腕。他长着浅黄色的头发，一脸稻草色的胡碴儿，下唇有些松垂。我们两个无言地彼此凝视了一阵儿。他长着一双潮湿的灰眼睛，不过很冷淡，没有一丝表情。

然后，头顶上响起一阵敲打铁床架的声音，还有某种巨大的动物深沉的咆哮声。这时候，年轻人又讲话了。

他又问了那个问题：“你此刻感觉怎么样？”

我想，那时候我是这样回答的：“我很好。”我忘了自己是怎样到那里的。他一定发现了写在我脸上的疑惑，因为我的喉咙无法出声。

“你是被人在一条船上发现的——都快饿死了。船上写着‘怨女号’，船舷上有一些怪异的痕迹。”这时候我的目光停在了自己的手上，它太瘦了，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干瘪而肮脏的皮囊一样。关于大船的回忆开始在我的心里活跃起来。

“喝点儿这东西吧。”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杯鲜红色的冰镇饮料递给我。

像喝血一样，这令我感到有了力气。

“你太幸运了。”他说，“搭救你的这艘船上正好有人懂医术。”他讲话的时候似乎含着口水，还有些不清楚。

“这是什么船呢？”我轻声问道。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因此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是一条从阿里卡或者卡亚俄驶来的小商船。我没有问它的出发港是哪儿。我想它是从蠢货居住的地方驶出的吧。我自己也是一位乘客，是在阿里卡上的船。这条船的主人——就是船长，名叫戴维斯——简直是个蠢驴，他将证件之类的东西全弄丢了。你也知道这种人——他将这条船称作‘吐根’——起的名字很傻很邪，尽管在没风时，船还能够将就着用。”

头顶上再次传来声音，一种嚎叫声与某个人的说话声混合在一块儿。然后，另外一个声音让那个“没治的笨蛋”快点儿住手。

“你险些就没命了，”对我说话的人说道，“是的，只差一点儿。但我方才给你吃了点儿东西。胳膊感觉疼吗？因为已经打了针。你不省人事差不多有三十个钟头了。”

我极力回想。一群狗的狂叫声让我心神不定。

“有固体食物吗？”我问。

“你真要好好地谢谢我，”他说道，“这会儿羊肉还冒着热气呢。”

“谢谢，”我真诚地说，“就来点儿羊肉吧。”

“但是，你应该知道，”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非常想听你讲一下，你是怎样独自一人孤单单地躺在船里的？”

我发现，他的眼中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可恶的嗥叫！”

他匆忙走出舱房，我听见他在和某人大声争吵，那个人的回答好像和他所讲的大相径庭。后来他们似乎动起手来，可是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对着狗高声喊了一会儿，随后又返回舱房。

“怎样？”他站在门前问，“能不能开始了？”

我告诉了他，我叫“爱德华·普伦迪克”，以及我是怎样脱离悠闲快乐的乏味生活，继而喜欢起博物学来。他好像对这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自己也干过一些科学研究活动——大学的时候，我主要研究生物学——将蚯蚓的卵巢、蜗牛的齿舌之类的东西解剖出来。天啊！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你还是继续对我讲一下关于船的事情吧。”

很明显，他对我的坦率讲述非常满意，我只能讲一些简短的句子——因为我真的很虚弱——刚讲完这些，他就将话题转移到了博物学以及他个人研究的生物学上。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询问关于托腾汉姆宫路与法院路的情况。

“卡普拉兹的买卖仍然是那样红火吗？那个店子太了不起了！”可以看出，他懂一点儿医学知识。他还间或地把话题转到音乐厅上。他对我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他说道，“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想一想以前的事情太有趣了！年轻的时候我丢尽了人……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全是混过来的。如今当然都变了……啊，我必须去看一下那个蠢货厨师，看看他是怎样给你做羊肉的。”

头上的叫声再次传过来，突如其来，怒不可遏。让我大吃一惊。

“什么声音！”我在他背后喊道，可是门已关上了。

他带着做好的羊肉回来了。我闻到香气宜人的羊肉，立即激动得忘记了野兽的嚎叫声。

那天，我吃完就睡，睡醒又吃，后来，我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可以起床走到舷窗那里，观赏着想要与我们的船为伍的绿色海面。我想纵帆船正在超风速疾驶。我站在那里时，蒙哥马利——这是浅黄色头发男子的名字——再次走了进来。我让他将衣服给我。他给了我一些他的帆布衣，他说，我的衣服全被丢到海中了。这些衣服我穿实在有些宽大，因为他身材大，并且手和脚都很长。

他心不在焉地对我说，船长在他自己的舱房中喝得醉醺醺的。我穿上衣服以后，问了一些关于船的去向的问题。他说船将到夏威夷去，不过先要叫他上岸。

“你在哪里下船？”我问道。

“一座岛屿……我住在那座岛上。根据我所了解的，那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岛。”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垂着下嘴唇，好像突然间变傻了。我感到他在有意回避我的问题。“我准备好啦。”我说。他带着我离开了舱房。

第三章

在升降口扶梯那里，有个人拦住了我们的路。他在梯子上站着，背对我们，偷偷地朝舱口围板那里凝视。此人身材难看，个子矮小，胖乎乎的，一副笨拙的样子。他弯腰驼背，脖子上有许多寒毛，头夹在肩膀中间。他身穿

深蓝哗叽衣裳，头发非常浓密，并且又粗又黑。我只听见狗在吠叫，却看不到它们的影子。那个人突然退了回来，我伸手要避开他，但还是被他碰上了。他敏捷地转过身来。

第一眼看上去，那张紫褐色的脸使我大吃一惊。它奇形怪状。脸向前凸，隐约使人想到动物的口鼻，半张开的大嘴巴里露着我从来没有在人口中看到过的白色而特大的一颗牙齿。他眼角充满血丝，黄褐色的瞳孔四周几乎看不见一点儿白色。他一脸激动，使人怀疑。

“混账东西！”蒙哥马利喊道，“你活见鬼还不快点儿让路！”

紫褐色面庞一言不发地跳到一边去了。

我沿着扶梯上去，强忍住心里的反感，一边走一边盯着他。蒙哥马利在下边呆了片刻。

“你知道，这里没有你的事，”他从容镇定地说，“你应当去前边。”

紫褐色面庞向后退去。“他们……不让我到前边去。”他不快地说，嗓子沙哑。

“还不快点儿走！”蒙哥马利用一种吓人的口气说，“让你去你就去！”

他刚准备说些什么，可是猛地抬头朝我看了一眼，于是跟在后面走上扶梯。我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转头看去，依旧为那张极其难看的紫褐色面庞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令人作呕而不寻常的脸，并且——如果你们肯相信的话——这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觉得这让我惊诧不已的样子和特征以前好像遇到过。后来我记起来了，我也许是在被抬到船上时看到过它，但是，我对过去是不是确实见过它仍然将信将疑。因为如果见过这样奇异的脸，就没有理由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蒙哥马利跟在我身后，这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转身四下打量小船的甲板。对于看到发出嗥叫的动物，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脏的甲板，吃剩下的胡萝卜，绿色液体的碎渣，还有一些不知道叫什么的脏东西到处都是。主桅上拴着几只可恶的猎鹿犬，正又扑又咬地冲着我叫。后桅旁边，一个小铁笼内关着一头大美洲狮，笼子很小，美

洲狮很难转身。右舷舷窗下边较远的地方有一些大兔笼，里边装的是兔子，前边一个破铁盒中装着一只孤单的美洲驼。狗被套上了皮口套。甲板上只有一名水手，他面容憔悴，站在舵轮旁边，一言不发。

打满补丁并且非常肮脏的后桅纵帆迎风张起。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太阳挂在西边的半空中；小船好像在全力向前行驶。巨浪卷起了一阵阵泡沫，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过舵手身旁，到了船尾栏杆近前。我们并排走着，望着船尾下边激起的浪花和翻滚跳跃立即又不见了的水花。我转身仔细看着这只令人生厌的船，问：

“这是一个海上动物园吗？”

“看起来好像是。”蒙哥马利一边说着，一边转身看着船尾的浪花。

“这些动物是用来干什么的？卖钱，或是当作稀有动物供着？难道船长还要将它们卖到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好象是这样，难道不会吗？”蒙哥马利说，转身看着尾流。

忽然间，舱室升降口响起一阵吠叫与一连串的咒骂声，紫褐色面庞的畸形人匆忙向上爬去。他背后立即出现了一个红发、戴着白帽子、面色忧郁的人。对着我叫累了的猎鹿犬，一看见走在前边的那个人便疯狂起来，不在乎拴在身上的铁链，又跳又咬。紫褐色面庞的人在它们跟前一愣神，红发借此机会赶了上来，冲着那个人的后背用力地击了一拳。不幸的家伙就像一头牛一样被打倒，在被激恼的狗中间的泥土中滚来滚去。他还算幸运，因为狗都套着口套。红发大叫一声，踉踉跄跄地站在那里。在我眼中，他确实会往后倒向升降口，否则会往前倒在他击倒的人身上。

第二个人刚刚出现，蒙哥马利便立即冲上前去。“不要动！”他反抗道。甲板那里出现了几名水手。

紫褐色面庞奇怪地叫着，在狗脚边翻来滚去。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应该去帮他一下。那些畜牲竭尽全力要挣脱口套，想要扑过去咬他。它们灰色的身子在趴在地上的丑鬼身上轻快地跳来跳去。水手们上前吆喝，好像把这当作乐趣。蒙哥马利愤怒地喊了一声，跨着大步朝甲板走去。我紧跟其后。

很快，紫褐色面庞挣扎着爬起身来，摇摇晃晃地向前面走去。他被主支索绊了一脚，撞在舷樯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那里，回头瞪着那些狗。红发高兴地笑了。

“看，船长，”蒙哥马利口气非常严厉，抓着红发的胳膊，“这样是不行的。”

我在蒙哥马利背后站着。船长有些醉了，用醉汉般的呆板而阴郁的目光盯着他。

“为什么不行？”他问道，睡意朦胧地望着蒙哥马利的脸看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可恶的医生！”

他立即抽出胳膊，胡乱挥了两下以后，就将那双长满色斑的拳头插到两边的衣兜里。

“那个人是一位乘客，”蒙哥马利说道，“我提醒你，不要惹他。”

“你去死吧！”船长叫道。他突然转身，摇摇晃晃地朝边上走去，“这是我的船，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觉得蒙哥马利不会答理他——那蠢货喝多了。但他的面色越来越苍白，他跟在船长后面来到舷樯旁边。

“听好了，船长，”他说，“那是我的人，你们不要虐待他。他从上船开始就受到欺辱。”

酒精的作用令船长有好一会儿讲不出话来。

“可恶的医生！”他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我能看得出来，蒙哥马利脾气极为固执，而且记仇，没有和解的一天，我深知这点，因为冲突已经酝酿很久了。

“他喝多了，”我说道，似乎有些多管闲事，“你不必和他计较。”

蒙哥马利下垂的嘴唇可怕地扭了扭。

“他总是喝醉。你认为有这个当借口就能侮辱乘客吗？”

“我的船，”船长对着笼子打了个手势，又开口了，“原本非常干净。”

你瞧瞧它，如今都变成什么样了。”的确非常脏。“水手们，”船长接着说，“都是一些喜欢干净的、体面的人。”

“我带着这些动物，不是你答应过的吗？”

“我希望永远别看到你那个地狱似的岛屿。活见鬼……一座岛要这些动物有什么用？还有你带的那个人……将就着可以说他是一个人。他神经不正常，在后边什么用也没有。你活见鬼还认为这条船属于你吗？”

“你的水手自从他一上船起就捉弄他，欺负他。”

“他就该这样——他是一个魔鬼，一个难看的魔鬼。我的人无法忍受他。我也无法忍受他。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忍受他。你不也是一样吗？”

蒙哥马利转过脸去。

“不论怎样说，总之你们不要惹他。”

可是船长有意找事。他提高声音：

“我告诉你，如果他再来这里，我就要将他的肠子全挖出来！你认为你是谁，居然敢对我指指点点！你要知道，我是这船真正的船长——船长，船的主人。这儿是我说了算。你听着——老子就是法律，老子说什么都是对的。没错，我是同意将一个人及其仆人送到非洲，然后从非洲运回来，还准许他带些动物。但我从来没有同意带一个像疯子一样的魔鬼和一个愚蠢的医生，一个——”

“哎，蒙哥马利，算了。”看见蒙哥马利向前迈了一步，我立即劝阻。

“他喝醉了。”船长又开始说脏话，比刚才更刺耳。“住口！”我大声说，因为我从蒙哥马利惨白的脸上发现了蕴含着的危机。这下倒好，我招来了攻击。

但是，阻止了一次立即就要发生的冲突我感到非常愉快，虽然船长在酒后也许会恨我。我想，我还从未听见这么多恶毒的语言从一个人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尽管过去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脾气古怪的人。我感到许多话真是不堪入耳——话又说回来，我性情还算温和。当然，在让船长住嘴时，

我忘记自己不过是一个遇难幸存的人，一无所有，连船费也交不起，不过是个靠别人的恩惠——也可以说是突然生出的善心——收下的可怜汉。他气愤地提醒我这点。但是无论怎样说，我阻止了一场冲突。

第四章

那天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陆地，船靠了岸。蒙哥马利向我示意，那正是他要到达的地方。因为离得很远，因此看不清楚。在我眼中，那不过是一片模糊的蓝色低洼地，端坐在琢磨不透的大海里，一股青烟差不多是直着冲向天空。

当时船长已经离开了甲板。他向我发泄了一顿以后，就踉踉跄跄地去下边了。我知道，他一定是躺在自己船舱的地板上睡着了。大副取代了他的角色。他正是我们在舵轮旁边看见的那个皮包骨头、寡言少语的怪人。很明显，他对蒙哥马利毫不客气。他对我们并没有留意。我不止一次要和他交谈，可是他一直很冷淡，因此大家不快地吃了一顿饭。使我惊讶的是，这些人对我同伴及其所带的动物的态度特别不友好。根据我看到的，蒙哥马利对他将如何处理那些动物还有他要去的这件事守口如瓶。尽管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可是我不愿意强人所难，非要他讲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呆在后甲板上谈话，一直谈到空中布满繁星。除去亮着黄色灯光的船头有时传出一些声音，或者动物们时常骚动几下以外，夜间非常宁静。美洲狮缩着身体，蜷在笼子一角，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我们。那些狗看上去像是睡着了，蒙哥马利拿出几支烟。